狂飙过后，新兴的“音乐节经济”将去向何方

丁茜雯

对于2023年的线下演艺市场来说，演唱会与音乐节可谓“双星辉耀”，点燃文化消费回暖信心，也直接助推国内整体演出市场在沉寂三年后迎来了复苏与井喷之势。

而相比于个人演唱会这一较为成熟的演艺品类，音乐节凭借展示音乐的多样性、活动参与人数庞大、持续时间长、衍生活动丰富而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也成为撬动地方文旅消费的新支点。

当然，急速“狂飙”的市场，也在下半年暴露出一些乱象。由于各种原因，各地接连有音乐节取消或延期。有的甚至在演出前48小时才宣布延期，打了专程买票来看的异地乐迷一个措手不及。在经历过回暖带来的“泼天富贵”后，音乐节市场又该走向何方？

急速狂飙下的音乐节市场

事实上，国内冠以“音乐节”之名的活动并不是新生事物，有考据派干脆将历史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而1960年开始举办的“上海之春”更是延续至今，一直是国内外民乐、古典音乐的创演重镇。不过，真正流行文化意义上的音乐节，在我国起步并不算早。一般来说，2000年的首届迷笛音乐节被视为中国音乐节发展的新起点。不过由于老牌音乐节身上摇滚、电子等风格标签相对小众，尽管有草莓音乐节、太湖湾音乐节等成功实现商业化、大众化，但音乐节文化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破圈。

直至今年，音乐节作为线下演出的一匹黑马真正闯入大众视野。今年的音乐节有多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2023年音乐节数量或将超过300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至少有25场（包含延期）音乐节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少业内人士已经预测，2023年将是国内有史以来音乐节场次最多的一年。

场次的激增，市场需求的旺盛，直接带来几个突出变化。

首先是音乐节市场的持续下沉，从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及以下城市进发。“十一”假期，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音乐节一路挺进了贵州铜仁、云南曲靖、湖北黄石等地。据腾讯音乐研究院统计，仅在今年上半年，二线城市及以下音乐节演出数量占比就达到了57.9%，对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19.9%。这种“合作”带来的双赢是显著的，借由音乐节这一亚文化联动深入低线城市来打响知名度的合作模式，也成为打造“城市名片”“流量密码”的新主流。比如新青年音乐节便是迅速“下乡”，以新裤子乐队、崔健、痛仰乐队、八三夭等豪华阵容为济宁泗水、潍坊浮烟山等山东各大县市带来可观的文旅消费加持。这种做法也促使跨城观演成为今年演出市场的主要消费趋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仅在“十一”假期，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平均跨城观演率超过60%，带动交通、食宿等综合消费超过20亿元。

五条人乐队成员仁科在今年草莓音乐节表演现场。

其次是圈层外年轻人的“入局”。积压数年的线下观演需求直接带来空前的购票热情，使得音乐节抢票甚至演变为今年大众日均参与主要项目。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是，音乐节文化契合了当下部分年轻受众群体所推崇的“YOLO主义”。为一场音乐节奔赴一座城，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选择。

破圈入局也使得音乐风格乃至演出样式进一步得到丰富。“音乐节太多，乐队歌手都不够用了！”朴树、房东的猫等便是短期内频繁“闪现”诸多音乐节演出名单，引发了乐迷这样的吐槽。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避免阵容同质化、歌单高度雷同，不少音乐节主办方在阵容的选择上，不再以摇滚风格为主，而是开始更为频繁地纳入流量偶像甚至相声演员，诸如黄明昊、周震南等也成为音乐节市场“常客”。此外，日本、泰国、俄罗斯、印尼等海外艺人也成为各大音乐节争相邀约打出差异化的对象，进一步来吸引乐迷长期消费。以北京宇宙岛音乐节为例，为期两天的演出阵容有近三分之一为海外艺人。

可以说，由于三年存量的释放，音乐节遍地开花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开票即售罄”的火爆消费也令沉浮三年之久的主办方开始回收成本，部分音乐节也在今年实现了盈利。而上至艺人邀约不断、下至乐迷的补偿与超前消费的活跃，也令市场重燃活力。诸如迷笛音乐节、新青年音乐节等头部IP、口碑IP也凭借着良好的观演体验、演出阵容在今年虹吸了大部分的复苏红利。

市场洗牌后的复盘与再出发

不过，诸多新趋向、新变化，也为火爆的音乐节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大量新入局者由于缺乏活动举办经验，在应对新变化的过程中，不免也是喜忧参半。目前来看，真正能够获得票房口碑双赢的音乐节IP仍是少数。

一方面，频繁且密集的演出排期极大消耗了市场。目前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是在释放受疫情影响被锁住的消费力，即便是进入低线城市打开下沉市场的潜在受众来活络市场，但在新鲜热度过去之后，高票价、多分区、低质量的观演体验，难以让回归理性的消费者继续盲目下单。要知道，受众消费能力是有限的，看重性价比的选择性观演，也影响着部分音乐节的售票率。比如魔音音乐节、抓马至燥音乐节等均被指在演出开始后仍有大量余票，以超低折扣来吸引乐迷“捡漏”。另外，消费的细分能否带来与票价相匹配的观演体验，也要打一个问号。在过去，音乐节以200元左右的单日通票或是多日套票为主。而在今年，不仅票价水涨船高，普遍超过400元甚至直逼千元；而且还对标演唱会，搞出了“分区票价”的新玩法。某音乐节甚至一口气分出了七个区域，且各区域之间互不流通。说白了，便是以不同档位票价划分出VIP与VVIP。但令乐迷不满的是，即便ABCD四个区域同一档位，却也因C、D区距离舞台较远导致观演体验大相径庭，普通区乐迷更是自嘲“电视机观演位”。

另一方面，音乐节的数量与品牌的激增，也引发一些乱象。一些新手、“草台班子”主办方入场音乐节，在前期筹备、现场秩序维护与线上线下运营等各环节，均出现各类问题，令与新兴音乐节城市强绑定的新音乐节品牌遗憾地成为“一次性”消费。某地音乐节因泰国高人气CP“BKPP（Billkin、PP Krit）”的到来，一跃成为年中音乐节“爆款”，但随着涉嫌海报抄袭、开票后临时更改演出阵容、VIP票超额且高价售卖、频繁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被消费者怒骂“避雷，再也不来”。所以，相较于上半年音乐节销售的“秒空”，进入下半年后，消费市场逐渐成观望态势。这种观望也直接引发了新兴音乐节品牌的延期取消，值得从业者警惕。截至11月初，下半年取消的音乐节也已超过70个。这种结局，除了天气、场地搭建等客观情况外，业界普遍猜测售票低于预期、收支难平衡是主要原因。

面对音乐节激增带来的供大于求，主办方应清醒意识到，音乐节市场正进入主动筛选时期，接下来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相对高票价低质量、同质化、拼盘化，以及用户体验不佳的音乐节，会率先被市场淘汰。尤其是，当下音乐节毫无预警地频繁取消或是延期，如不及时调整，也会让原本蓬勃发展的音乐节蒙上不信任的阴影，更加不利于音乐节IP的建立与长期运营。

说到底，音乐节赚热钱的风口到期，狂飙突进后也仍旧是需要以内容见真章，当消费者归于清醒，必然倒逼主办方与表演者拿出更有吸引力的活动与作品。而就目前的行业竞争来说，实际上音乐节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要让新兴的“音乐节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办方就应从单纯拼阵容、拼资源，逐步转向拼内容、拼服务、拼管理，更加重视乐迷的体验性与活动的创新性，做到热闹而不乱套。对于整个产业而言，短期高涨的补偿型消费热终究是会趋于理性。而逐渐进入大洗牌的音乐节市场，最终还是要为音乐节爱好者提供优质内容与服务保障、打出差异化，才能真正建立长期稳定发展的IP品牌。

流行语观世界

00后『整顿』职场了吗

徐默凡

不经意间，00后已经站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只冲浪在互联网的一线，也在现实生活中，带给其他代际群体相当意外的冲击。不知什么时候起，有人将他们在工作中无惧不成文规定、敢于挑战潜规则的做法冠之以“整顿”职场的名号。细细品味，大众无疑是在暗羡年少无畏敢做敢当的勇气；当然，或多或少也有揶揄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之意。嗅到舆论风向与话题流量的影视作品马不停蹄地跟进这种社会情绪：2021年的《当天真遇见爱情》，2022年的《少年派2》，2023年的《今日宜加油》《平凡之路》，直到最近的微短剧《齐妙请微笑》，不论是喜剧还是正剧，都已经或多或少包含了00后“整顿”职场的戏份。这些剧集当然还不如《奋斗》《杜拉拉升职记》《欢乐颂》等80后的职场戏那么火爆，但假以时日，00后在整顿职场之余也一定会整顿职场剧的。

其实，不独00后，每一代人都有一些被突出的集体形象。80后，因国家政策而成为“独生子女一代”。父母宠爱包办一切，随心所欲放飞自我，又被称为“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90后，和互联网同成长共命运，说得好听点是“互联网原住民”，难听点就是“网瘾一代”“宅家一代”。90后还因为杀马特造型、火星文签名档等等特立独行的言行，也被称作“非主流一代”“最叛逆的一代”……

无一例外，给出这种刻板印象的都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上一代人。这其实是一种永恒的代际歧视链，每一代人一旦被茶米油盐磨去锋芒，就会看不惯年轻一代人的张狂和叛逆，忘记自己当年也是在反抗社会规训中慢慢长大的。在上一代人的苛责眼光里，下一代人怎么做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不管“××一代”的填充物如何变迁，背后的潜台词都是：你们比不上我们，你们是“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个二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成了贴在每一代年轻人身上的万能标签。不过，到了00后，这所谓的“整顿一代”，在一如既往的张狂和叛逆之外，似乎也带上了些许赞扬，些许鼓励。相比于美国社会发展疲软期诞生的“垮掉一代”，我们的00后能有“整顿”的底气与勇气，多少与他们“平视一代”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我们来细细体味针对“00后整顿职场”这一话题所产生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负面的，带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讥嘲，一些“不懂人情世故”的怜悯，还有一些“围观吃瓜”的幸灾乐祸。这种声音的产生与发酵，和不少剧集过分夸张的情节、网络段子的妖魔化处理难脱干系。《齐妙请微笑》中，老板正开会说到重点，我们的女主人公“噌”地一下站起来，表示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多一分钟都不愿委屈。喜剧允许艺术加工，但夸张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舆论的误解与撕裂。

另一种声音是正面的，发掘这一轮叛逆行为的社会价值，不遗余力地加以赞美：拒绝画饼，敢于说不，反卷先锋队，正义捍卫者，甚至是“了不起的00后，以责任和担当让青春飞扬”……这些“抗争”叙事固然与当下网络文学中的“爽文”“爽剧”逻辑一脉相承，符合当下情绪传播的大众期待。但也要警惕，“整顿”一词暗含的是一种高位向低位的权力行为，00后其实难堪重任。不管是低效内卷的某些职场规则，还是陈规陋习的部分职场文化，都是苦民久矣的痼疾，完全交由一个代际去对抗而不加以正确的引导支持、共同努力，最终也只能让理想化的职场大同社会存在于文艺作品的镜花水月之中。

所以，以“00后整顿职场”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娱乐产品，除了追捧社会热点之外，更应该多一些思考——不管是讥嘲还是赞美，其所立论的证据是普遍事实吗？这些整顿事件能代表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吗？网络上大肆渲染、广泛传播的偶然事件，正是因为其小概率才抓住了大众的眼球，而拿这小概率事件来为一代人画出集体肖像，其悖谬之处显而易见。尤其是，个别自媒体的宣传和评论都是在表达情绪，用来例证的事情更是道听途说，语焉不详，甚至是自说自话，自导自演。依靠一系列“都市传说”来发布“代际想象”，进而引起代际争论，只不过是设计流量密码的伎俩罢了。

那么，00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代人呢？能肯定的只有一些基本数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10年出生的总人口大约1.46亿，其年龄介于14-23岁之间，大多数还在求学，少数的已经步入职场。这1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用“××一代”加以简单概括？如果要表现一代人的风貌，文艺作品还不如沉下心来做一些精雕细刻的工作，比如连续跟踪拍摄了13年的纪录片《零零后》，再比如采访了78个青年收集了900多段生活录像的纪录电影《杀马特我爱你》。它们虽然小众，但必定会为时代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历史上那么多“垮掉的一代”，哪一代都没垮掉，反而一代代好起来。根据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推断的是，00后的教育条件和物质条件远好于上一代，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一定会好好接管。

如果00后获得话语权力之后，不再老气横秋地对10后、20后指手画脚，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书间道

科幻概念设定是最大短板

——评本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时空画师》

雷震宇

本届雨果奖颁奖刚刚过去一个月，关于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得主、本土作家海滢的《时空画师》的一些锐评与质疑之声开始陆续在网上出现，发表该作品的杂志《银河边缘》第九期豆瓣评分跌至5.5分。那么，《时空画师》到底优劣如何？对于科幻写作热，我们又该怎样去评判呢？

“科幻”二字的品控该做什么

评价一本科幻小说好坏可以从四方面入手：主题、科幻概念构建、故事性和写作。主题和科幻概念构建着重考察的是“科幻”二字，故事性和写作则着重考察“小说”二字。短篇小说受限于篇幅，能做到在两个方面以上比较突出就可称得上优秀，而长篇作品则必须在三个方面以上做到突出。

立意高远的主题可引发读者对人性、人类社会和宇宙的思考。以大家较为熟悉的《三体》为例，《三体》表达的主题是人类对宇宙法则的反抗，主题宏大，发人深省。那么，《时空画师》用双线叙事去书写一段令人唏嘘的绘画往事，想表达的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作者想要表现的是以王希孟所代表的古代士人为国为民请命的精神气节。士大夫精神是我们独有的文化，以科幻为载体来写士大夫精神是《时空画师》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但该主题目前的呈现与科幻联结不够，甚至可以说只是借用了科幻这一外壳，因此主题方面只能算勉强合格。

科幻概念构建包含了科幻原理的阐述和具体呈现，这是一部科幻小说的核心。一个好的科幻概念设定要有与众不同之处，能让读者耳目一新；对科幻原理的阐述要逻辑自洽，令人信服；对科幻奇观的描绘要能做到栩栩如生，展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时空画师》的核心设定显然是“高维空间”，这个概念在科幻小说中并不新奇。以《三体死神永生》的引子《魔法师之死》为例，它讲述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攻防战中的一件奇事，可被看作是一部讲述“四维空间”概念的科幻短篇之作，之后的情节展开有从四维空间里观察“蓝色空间”号飞船的详细描写。

反观《时空画师》，却未对“高维空间”给出详细的科学阐释：王希孟是如何与高维空间建立联系的？作者只在小说开头时提及他幼时患离魂之症，后借王希孟之口说“离魂正是我洞悉色彩、光影，乃至穿越空间的秘诀，它不是病，而是上天赋予我的异能……进入离魂状态相当于意识跨入另一个高维空间”。有什么契机使得少年的魂魄在开头突然在故宫出现吗？这种类似于“时空旅行”的异能，只是为了出现而出现吗？小说如能对王希孟如何患上离魂症展开合理的科学幻想，对离魂症的能力呈现展开更有想象力的描写，又或是把两条线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赋予其更抓人更直指人心的深刻意义，让王希孟在现代也能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都有可能让小说摆脱外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刻板印象，使作品增色不少。

再以特德·姜的科幻短篇《你一生的故事》为例。故事讲述一位语言学家，为与降临到地球的“七肢桶”外星人交流，开始学习七肢桶语。作者不仅建构起了七肢桶语的核心科幻概念，还描述了七肢桶语的发音、文字、语法，乃至语言对思维方式的改变，以独一无二的科幻概念和详尽缜密的描述征服读者，摘得1998年的星云奖。2016年的电影《降临》就是据此改编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时空画师》对“高维空间”展现出的科幻奇观是怎么呈现的。故宫保安老李对鬼影的描述是“从那黑影的形状来看，它像是一具骷髅，活的骷髅”。文物修复师陈雯看到的鬼影是“在古画上跑动的小人”“小人的精细程度更是达到了媲美外科解剖图的程度”。周宁被鬼影附身后，看到“面前的医生，不知什么时候竟化作了一具活动的3D人体模型。他的皮肤就像一层透明的塑料纸，包裹着肌肉和骨骼……”在科幻概念构造方面，《时空画师》的核心创意既不新也不奇，对科学原理与科幻奇观的描绘过于平平无奇，可以说是它最大的短板。

“仰望星空”得在故事与写作上经得起推敲

科幻故事讲得好不好，一是看情节，二看人物。

《时空画师》的故事采取了当代和北宋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故事从故宫一位守夜人老李深夜看到骷髅鬼影开始，警官周宁接到报警后负责调查鬼影事件，结果自己反倒被鬼影上身，出了交通意外。在昏迷的日子里，故宫文物修复师陈雯为周宁录制故宫地库VCR，拜托医生在周宁颅内播放。后因VCR中的一幅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周宁的意识与“鬼影”相见，一起回到了北宋政和年间，看到了少年天才王希孟的作画过程，也见识了王希孟的“离魂”之术。此“鬼影”即是王希孟的魂魄，它在离魂之时，不仅能挣脱空间的束缚，连时间的界限都能一并打破，因此少年才可身居宫内而画出从未见过的大好河山。一次离魂时，他无意窥见了十余年后北宋覆灭的惨象。他将惨象画出，并直言进谏，最终被皇帝斩首，年十八，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作者对王希孟、太师和皇帝的人物塑造相对丰满，可以看到王希孟从一个傀儡到冒死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的成长弧光。而当代这条线，开始的悬念设置也还不错，遗憾的是在周宁见到王希孟后，情节线的矛盾冲突便荡然无存。周宁听完王希孟的故事后从昏迷中苏醒，故事就此结束，看得人莫名其妙。同时，现代线的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扁平的。比如陈雯，只交待出她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估计作者是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她和周宁妻子在周宁床前聊往事这段感觉既不科幻也不浪漫。警官周宁在调查鬼影案时非常快地接受了这“鬼影”是超现实因素的事实，缺乏一定的合理性，这些人似乎都只是为了带出北宋那条线的工具人一般。

再来看写作。这不仅指文笔是否优美，而是考验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对外部世界的描写是否能把读者代入情境。《时空画师》在引子部分对故宫雷雨夜的描写还不错，但在之后的行文中，作者大量使用交代性叙述，多处“说明而非描述”的段落，使小说缺少了文学技术含量，也缺失了对人物行动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如周宁被鬼影附身的一刻，是一段交代性叙述，“因此，当这晚再次遇见鬼影，并与它捉迷藏似地追逐了好一阵之后，周宁终于爆发了。眼看着他即将再次没入墙面，周宁抢先一步，试图阻止其逃脱。这本是他情急之下的条件反射，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鬼影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鬼影的展现，本该是把平铺直叙化作悬念惊悚的良机，可惜的是作者没进行文学化的处理，没环境描述，没气氛烘托，周宁动作和心理的描写全无，让鬼影的诡异感大打折扣。涉及《千里江山图》的情况，也只罗列和粘贴素材，对古今主人公的身份经历，也全部采用说明阐释。《时空画师》在写作上缺乏能引起共鸣、让读者回味无穷的描述，这也是小说被最多诟病的地方。无怪乎网上有评论说作者是个不错的科普自媒体作者，而不是位合格的科幻小说家。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雨果奖的评选机制。雨果奖是为纪念“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由世界科幻协会所颁发的奖项。目前，雨果奖的评选机制是由协会的注册会员对候选作品进行投票。想要成为协会会员，需在网上支付50美元的注册费。所以，雨果奖是由会员制读者票选出来的，而不是由科幻界的专业评委选举出来的，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很显然，《时空画师》的获奖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科幻的关注。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时空画师》不能代表中国科幻写作的最高水准。作者海滢的生活带给普通人的启迪倒是比文本本身更值得玩味。他是深圳的一个银行打工人，因为热爱科幻，在工作之余进行写作。他在颁奖典礼上说：“我每天计算着我的时间，计算着我的收入，但我在下班途中，在每天晚上加班回家的路上，我也会去仰望一下星空”。人的一天除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剩下的八小时，也许最终定义了我们是谁。海滢利用这个时间段向内探索，使自己认识了自己是谁，不至于在信息的洪流中丢了自我。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也许不必用审视专业作家的“鹰眼”来审视这样一位拥有热爱的人。期待雨果奖的新得主海滢能在写作的路上继续“仰望星空”，继续深耕推敲科幻的奥义。

（作者为青年科幻小说作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